

去（一〇六）年我受邀出席九三軍人節英雄聯盟音樂會，我是唯一一位非將級軍官而被安排坐在第一排，對我而言這是莫大的榮幸。我的軍旅生涯豐富多采，曾指揮海戰擊沉共軍軍艦，並於臺北市中山堂接受先總統蔣公親自受勳，蒙總統頒發獨立勳章，並當選第六屆國軍克難英雄、十九屆戰鬥英雄及愛民模範。

我出身留英海軍軍慶艦，早年曾在英國海軍受訓三年，皇家海軍砲術專科學校畢業，接重慶號巡洋艦回國，來臺後先後畢業於海軍官校三十九年班航海科、參謀大學正規班、將官研究班，也曾赴美國西雅圖美國海軍訓練中心受訓，四十二年出任美樂艦艦長，當時我二十五歲，是海軍中最年輕的艦長。

我擔任美樂艦艦長時，曾參加料羅灣搶灘補給，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晨，美樂艦在維源號戰艦護航下，頂著八級風浪，從金門載運換防部隊至馬祖白犬列島，行經烏坵以南二十哩海面時，遭遇共軍砲艇二艘、運輸船四艘，砲戰隨即展開，美樂艦配合維源艦，以密集砲火擊沉敵運輸船二艘，維源艦護航成功，我的美樂艦也達成載送任務。

四十三年十二月下旬，中共持續砲擊金門，運補航運都在其砲的射程內，正常運補作業被迫停止，有整整兩個月，小金門未獲任何補給，我艦深感友軍需求迫切，主動請示上級，擔任開闢新航線的任務，利用暗夜航行，通過大風大浪、暗礁林立海域，艦務官胡德明中尉與戰士鄭光榮、周榮富不顧自身安危，在共軍岸砲射程內，搭乘舢舨測量

安全航道及小金門灘頭水深、暗礁、潮汐、沙灘，繪製一幅極具價值的海圖，貢獻至鉅；戰士任禮泉冒著嚴寒潛入海底，將一條鋼索繫上因鐵鍊斷裂而落海的前錨，以待美樂艦靠近時將錨絞回。小金門守軍看到美樂艦靠岸時，興奮的手舞足蹈，師長張文博少將見到我第一句話便說：「你們真是太好了，有了像你們這樣的海軍，我們陸軍的腰桿能挺得更直。」並讚譽我們全艦官兵為「金門之鰲」。

我參加過多場海戰，這條老命可說是撿回來的！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十日傍晚，我軍在平嶼海域與中共艦隻激戰，當時我擔任巡邏江艦長，參與北巡巡隊馬祖巡邏任務，共軍雷達發現我軍北巡巡隊的行蹤，立即派出多艘船艇包圍，雙方船艦距離只有六千碼；我與航海官王俊立站在上層的開放艦橋指揮作戰，結果共軍一枚砲彈打來，驚險擦過王俊立的鋼盔，竟然把鋼盔都拉掉了，就差這麼一公釐，砲彈越過船身掉進海裡，要是這枚砲彈再打低一點，我們現在就進忠烈祠了。這次海戰，我方擊沉共軍船隻二艘、擊傷二艘，戰果輝煌。

十二天後，六月二十二日零時二十四分，又與共軍軍艦在四姆嶼海域遭遇，雙方距離八千碼就開始發砲，共軍不但艦砲火力全開，連岸砲都集中火力向我方發砲，我艦將士用命，全力還擊，幸我海軍官兵訓練扎實，零時三十七分就擊中一艘敵艦，該艦立即爆炸起火，零時四十五分再命中另一艘敵艦，這次海戰也擊沉二艘共軍艦隻。

另外，民國六十三年，我兩度擔任中美艦隊聯合演習指揮官，當時我方有十餘艘艦隻，美方有六艘驅逐艦、一艘油料補給艦及二艘潛艇參加，聯合艦隊乘風破浪的在海面操演，軍容壯盛。我在海軍曾經擔任二四二號美樂艦、二四四號韓江艦、十五號漢陽艦、四十二號岡山艦及二七號中肇艦的艦長，我可以昂首向國人說：「中華民國海軍盡忠職守，絕不負同胞所託。」

永春艦是一艘由掃雷艦改裝的巡防艦，艦號五十二。我於民國四十三年七月調任該艦文書員（艦上慣稱「書記官」），開始我從軍七年後首次戰鬥生活，直至四十六年元月始調離，在艦服務足足二年半，較其他官員都要長久，光是艦長就換過兩位。

在我就任後僅僅數天，本艦即奉令駛往大陳島駐防。當時局勢緊張，永春艦時時處於備戰狀態。

一天永春艦正泊在港中，一架中共轟炸機對準本艦投下炸彈，落在本艦四周，使艦身在水面跳躍，幸無一中的，聽說這是中共轟炸機首次對我方軍艦投彈。又一日當永春艦巡弋時，一架中共軍機在空中盤旋追逐本艦，本艦戰鬥部署達數小時之久，弟兄們是一邊備戰、一邊以軍用餅乾充饑。

我也曾在永春艦度過軍人節，一群大專學生來艦勞軍，我與他們輪番唱一些英文歌曲，大家盡歡而散。

當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太平艦遭中共魚雷艇炸沉，本艦駛往救援，計救起浮在海面的該艦官兵七十餘人。數年後的一個夜間，本艦與另一艘永字號軍艦一同巡弋時，該艦不慎撞擊到本艦艦艙，破了一個大洞，當時未值更的官兵都在睡眠，以為也遭到太平艦的命運，都跑上甲板，方知是虛驚一場。因本艦已無法繼續駐防，經衡山修理艦臨時將洞補起後返臺修理，結束了長達四個月之駐防任務。此時「太平艦建艦復仇運動」正在後方熱烈展開。

隨後本艦又多次赴金門及馬祖駐防，常在福建沿海巡弋。四十四年八月十一日，永春艦在海面巡弋時，遭中共岸砲射擊，彈落本艦四周，雖無一發射中，但仍有砲彈碎片像利刃般將本艦旗繩切斷，並將一名士兵臉部割傷。

艦上生活也有輕鬆的一面，每次軍艦泊港時，士兵飯廳常有實果遊戲，皆以日用品做為獎品，讓大家在緊張中放鬆一下。每逢慶生會，弟兄們也都高聲合唱「黑皮鞋塗油」。

民國四十四年二月，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搭乘本艦前往大陳。本艦當時擔任戰隊旗艦，艦長室已由戰隊長使用。經國先生上艦後，戰隊長又將艦長室交他使用。抵達大陳後，經國先生轉乘舢舨上岸，本艦派二名士兵著白色水手服護送，他們在經國先生前不敢坐下，經國先生掏出袖帕放在舢舨座位上說：「你們不是怕坐舢舨上嗎？現在可以坐在我的袖帕上。」充分展現親民作風。他曾與本艦官兵在艦艙合拍一張照片，可惜未留下一張做為紀念。

我在永春艦任職期間，雖歷經辛勞並多次深入險境，但也享受過一次福利，就是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間，駛往菲律賓。在永春艦的時光，是我從軍生涯中不平凡的一段，可謂酸甜苦辣，五味雜陳，值得我回憶一生。

【作者速寫】蘇承安，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十一期畢業，民國七十一年退伍。

金門之鰲戰功彪炳

盡忠職守 絕不負 同胞所託



▲老艦長陳降任家門口，擺著漢陽艦紀念舵輪及不刻的五吋砲彈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降任，民國三十九年海軍官校畢業，曾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。



▲先總統蔣公親自為陳降任佩戴海軍戰鬥英雄獎章。（圖／陳降任提供，林建榮翻攝）

抗日 剿共 兩度從軍

為國為民戎馬一生

民國一〇四年領到了抗戰勝利紀念章，輕撫著冰冷的紀念章，我的心卻再一次熱血澎湃。我年輕時兩度從軍，一是抗戰，二是剿匪，回想著抗戰的那一段國仇家恨，仍激動得不能自己。

我的老家在湖北省英山縣，民國二十九年六、七月間，我時年十五歲，日寇從九江進逼湖北黃梅，並沿稀水、蕪春、英山等縣市，一路窮凶惡極、恣淫燒殺。

日本鬼子到處縱火焚燒屋宇，我家居於英山縣金鋪鎮龍河村，日本鬼子入村後，蒐集草堆集引燃要燒我家時，年高八十三歲的祖父，跪地向鬼子兵哭求，幸正要點火的日本兵尚存一點人性，吾家始免屋毀人亡之災。

恨，民國三十一年春天，我決心不再坐以待斃，拿著母親給的兩個袁大頭，拜別父母，離家從軍，那年我十七歲。

當時的挺進軍總指揮程樹芬，將第五戰區鄂東指揮部設於湖北黃岡三里畝，一路上除了有日軍，還有共匪為禍，我一個人花了一星期才走到部隊，報到後編入補充兵第八支隊，挺進軍副總指揮兼任支隊司令王嘯風得知我識字後，命令我以毛筆抄寫國父遺囑，寫畢當場派我接任司書工作。

民國三十一年底，日寇糾合其十三師團及某獨立旅主力與第二一六師部分兵力，由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司令官塚田攻中將指揮進軍大別山，攻擊前，塚田攻的座機飛經安徽太湖縣時，被我軍擊落，塚田攻及隨員悉數斃命。

民國三十四年春，日軍突破我鄂北防線，共軍首領王震卻藉國軍主力南撤時，率八路軍二二〇師，經豫南進入鄂東，在蕪春附近渡江，企圖建立湘、贛根據地。我鄂東挺進軍奉命整編，但此時我胃疾發作，大量出血就醫，在父親出面向長官懇求下，於三十四年五月奉核定以同准尉司書名義退職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共與兵作亂，國軍傷亡慘重，先總統蔣公籲青年投身軍旅。我響應號召再度從軍，隻身前往武昌黃鶴樓二期青年軍招收站，以初中同等學歷應徵並獲錄取。當時從軍依規定須提出舖保存證，為我出員舖保者，是漢口市江灘關民生米廠主人汪錫森及汪錫林，汪氏昆仲是國防部前行政學校校長汪錫鈞的同胞兄弟。

我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底再度入伍，前往湖北咸寧待命，再轉到廣州番禺候船來臺，當時暫編於二〇五師二旅六團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，中共全面與兵，政府為加強戡亂戰力，令全國整編旅擴充成師，原第二旅承襲二〇四師番號，改隸陸軍三十一軍，所轄四、五、六團改為六一〇、六一一、六一二團，而我則被編入六一一團。

三十七年春，二營營長張競派我至陸訓部幹訓隊隊軍士大隊第三期受訓。七月份結訓後，二〇四師部已調往上海，因此並未歸建，於是再轉入砲訓士官隊，接受七五山砲操作訓練，完訓後編入國防部獨立砲兵第三團（團長伍應煊）任砲兵班長。

三十八年我再投考軍官訓練班十八期，後經軍方統一學籍，再入陸官第一總隊補訓第二期畢業，並改敘為陸官二十四期步科畢業，歷任排、連、營長等各項職務，而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一日以步兵中校退伍，結束了兩度的軍職生涯。

【作者速寫】鄭國定，抗戰、剿共兩度參軍，後敘為陸官二十四期畢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一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glory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臨江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<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>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

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八〇八一。